



起点中文网独家授权

# 鬼吹灯

怒晴湘西

THE WIND BLOWING FROM THE WEST

天下霸唱  
著

一本秘书残卷，三位摸金校尉，  
寻找失落的龙楼宝殿，  
解开部族消失的千古之谜……

盗墓小说开山之作  
万千读者疯狂追捧  
足本无删节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7 鬼吹灯

GUI CHUIDENG

天下霸唱 著



怒晴湘西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鬼吹灯 . 7, 怒晴湘西 / 天下霸唱著 .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 2015.7

ISBN 978-7-5552-2712-0

I . ①鬼… II . ①天…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5 ) 第 235294 号

- 书 名 鬼吹灯 7 怒晴湘西  
著 者 天下霸唱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 266061 )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 传真 )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董建国  
特约编辑 代 敏 梁祖云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 710mm × 1000mm )  
印 张 20.75  
字 数 3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2712-0  
定 价 29.8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印刷厂服务电话: 0532-88194567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神秘·探险小说



引子		1
第一章	琉璃厂	3
第二章	八臂哪吒	9
第三章	盗墓往事	15
第四章	老熊岭义庄	20
第五章	耗子二姑	26
第六章	送尸术	31
第七章	咬耳	36
第八章	洗肠	41
第九章	古狸碑	46
第十章	探瓶山	52
第十一章	工兵掘子营	59
第十二章	移尸地	65
第十三章	溶化	70
第十四章	腾云驾雾	76
第十五章	惊翅	82
第十六章	防以重门	88
第十七章	瓮城	94
第十八章	神臂床子弩	99
第十九章	无限永久连环机关	105
第二十章	无间得脱	111
第二十一章	金风寨	116
第二十二章	犬不八年、鸡无六载	122
第二十三章	裁鸡令	128
第二十四章	山阴	134
第二十五章	分山掘子甲	140
第二十六章	穴陵	146
第二十七章	斗宫	152
第二十八章	强敌	159



第二十九章	诈死	165
第三十章	丹炉	171
第三十一章	冷酷仙境	176
第三十二章	云藏宝殿	183
第三十三章	雾隐回廊	188
第三十四章	观山太保	194
第三十五章	山有三香	200
第三十六章	撼岳	206
第三十七章	夜幕	211
第三十八章	白猿	216
第三十九章	挑尸	222
第四十章	黑琵琶	228
第四十一章	湘西尸王	234
第四十二章	虎车	240
第四十三章	颠倒乾坤	246
第四十四章	吸魂	251
第四十五章	魁星踢斗	257
第四十六章	剥龙阵	262
第四十七章	动咒	267
第四十八章	点名状	273
第四十九章	江湖	279
第五十章	风水先生	284
第五十一章	自然博物馆	291
第五十二章	夜深人静	296
第五十三章	府中求玄	302
第五十四章	失落的记录	307
第五十五章	瞒天过海	313
第五十六章	解读谜文的专家	318

## ◇ 引 子 ◇

从古到今，若说起强盗贼寇，在世人眼中，历来个个都是该遭千刀杀、万刀刷的歹人。可细论起来，朝臣天子、士农工商，在那三百六十行里，从上到下，哪一处没有天良丧尽、用瞒天手段行奸使诈的贼子？大盗窃国、中盗窃义、小盗窃侯，成王败寇，只有最末等的才窃金银。

殊不闻“道不盗，非常盗，盗亦有道，盗不离道”之言。真正在那绿林中结社取利，做分赃聚义勾当的，也向来不乏英雄豪杰，惯做出一些常人难以思量的事业，并非是旁门左道可比，绿林盗中名声最显者，莫过于“卸岭群盗”。

卸岭其辈或散布天下，或啸聚山林，拜关帝，并尊西楚霸王为祖师。逢有古墓巨冢，便蜂拥而起，众力发掘，毁尸平丘，搜刮宝货，毫厘不剩，专效仿昔时“赤眉”义军的作为。

试看各朝史上，都少不了卸岭群贼倒斗发冢的秘闻，倘若说将出来，那些惊心动魄、诡异万分的行迹，实不逊于“摸金校尉”的事迹。

卸岭盗墓皆是聚众行事，盗取古冢，历涉险阻厄，并非仅凭矫捷身手与群盗之力，盗亦有术。卸岭之术流传近两千年，引出许多冠绝古今的奇事。然天下事物兴衰有数，卸岭力士始于汉代，鼎盛于唐宋，没落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终于销声匿迹，就此绝了。

发丘、摸金、搬山、卸岭，其术不外乎“望、闻、问、切”四字，四字分八法，各有上下两道。如“望”之上法，乃为上观天星、下审地脉；下法观泥痕、辨草色，其间高下，虽是相去甚远，却皆有道，非是寻常艺业可比。常言道“七十二行，盗墓是王”，盗墓古术“四门八法”之道，皆在《鬼吹灯7·怒晴湘西》。





## 第一章 琉璃厂

人生在世，一举一动往往身不由己，福祸安危由天定，悲欢离合怎自由？我和 Shirley 杨受陈教授之托，组了打捞队去珊瑚螺旋的沉船中打捞国宝“秦王照骨镜”。在南海采珠蛋民的协助下，最后死中得脱，总算不负所托，取了古镜回来。

不料蛋民多铃中了沉船里下的死降邪术，正是“三分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眼看着再难施救，幸得有人指点：尸降耗散人体生气，只有古墓里的“内家肉丹”可救。但内丹为得道之人借天地灵气吐纳修炼而成的金丹，自古以来，世上多有求仙炼道的，但能得其法炼出内丹之人，实属凤毛麟角，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寻到的。

陈教授多少知道些关于“湖南的某处古墓中藏有内丹”之事，也许在湖南可以找到内丹，不过不知那古墓是否早已被盗空了。经他提及，我猛地记起在北京失踪的算命瞎子来。那瞎子早年间曾是卸岭盗魁，曾入湘西倒斗发冢，他定能知道其中根由，说不定被称为“湘西尸王”那具元代僵尸体内所结的紫金内丹，早就落在了瞎子的手里。眼下为了救人，只好寻着这条渺渺茫茫的线索，回到北京即便是掘地三尺，也要把那算命瞎子给找出来，好歹要查出内丹的下落。

民国年间，湘西军阀伙同土匪大举盗掘古墓，引出了许多耸人听闻的奇闻怪谈，其中湘西元代将军古尸最为著名，至今还有很多关于此事的传闻。我在潘家园做生意的时候，有好些往返湘黔倒腾古玩的客人都



会说起此事。

那些传言都说，湘西山区里，在新中国成立前被盗开的那座古墓，其地宫构造之大、形势之奇、机关之险、墓中宝物之多、尸变之惊悚……无不令人咋舌。而盗墓贼为打开地宫所使用的种种手段，时至今日，仍绝对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之举，因此留下许多话头，使得天下皆知。

不过这些话大多都是来自“马路消息、小道新闻”，对这桩盗墓行内可惊可怖之事，人人都是道听途说，一人说的一个样子，不尽相同。毕竟年代久远了，不得亲眼所见，未必能够当真，而唯有算命的陈瞎子，当初是盗发湘西古墓的首领，是曾亲眼见过那具元代将军古尸的。

对这件事 Shirley 杨倒是十分乐观，她对我说：“多铃的一条命能否留住，全系在古尸的内丹之上，偏巧咱们识得在湘西盗过内丹的陈老爷子，如果这都不是上帝存在的证明，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了。”

我对上帝存在不存在还持有保留意见，多铃的师父阮黑死前，托我帮多铃找到失散的法国生父。如今在珊瑚庙岛调查得知，那个法国人正是倒运古物的富商，此人已同玛丽仙奴号一同葬身海底。看来这件事我是办不成了。不过不论有多大困难，我都会竭尽全力想办法保住多铃的性命。

众人分了青头货之后，明叔带着古猜和多铃，先到香港条件完善的医院里暂时治疗，像植物人般维持生命，我和其余的人返回北京找陈瞎子。大金牙惦念提前去了美国的年迈老父身体欠佳，留在国内寝食难安，从珊瑚庙岛回去后，随即也匆匆出了国，作为我们这伙洋插队的先遣员，先到美国把生意做起来，自是不在话下。

但在北京寻找陈瞎子的下落并不容易，他行踪飘忽不定，我们甚至没办法确定他是否还在北京市内，只得耐住性子，细细寻访。好在潘家园中有我许多熟人，旧货市场里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人往来极多，是个流通消息的上好渠道，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都免不了会在潘家园传播。

我和胖子除了寻访陈瞎子之外，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从珊瑚庙岛趸来的“青头”作价出售，反正是两不耽误，仍旧在旧货市场里摆了个摊子，一来接洽生意，二来打探消息。

眼看着过了半月有余，已快到中国传统的春节了，我们只好打消了到美国过年的念头。那时候北京的年味儿浓重，市内还没禁放烟花爆竹，离除夕尚远，就能听见炮仗声此起彼伏，给本就格外热闹的旧货市场添了几分杂乱。

现在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比我们刚来的时候可又热闹多了，这人乌泱乌泱的，一拨接一拨，当然也是由于快过年了。这些天副食品店、菜市场里置办年货的人更多，有好多人有扎堆儿的爱好，看旧货市场里人头攒动，便都跟着来凑热闹，天气虽冷，人却越发多了起来。

最近这一年多来，潘家园旧货市场也确实是渐渐成了气候，与当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除了破东烂西和旧货之外，单是数得着的古董玩器就丰富到了极致。那些个书画、瓷器、陶器、铜器、古琴、古钱、宣炉、古铜镜、玉器、古砚、古墨、古书、碑帖、历代名纸、古代砖瓦、印章、丝绣、景泰蓝、漆器、宜兴壶、珐琅件、料器、牙器、竹刻、扇子、木器家具、兵器、名石……堆积如山，站在这头儿望不见那头儿。您就看吧，一天看十样，可能一辈子也瞧不完这旧货市场里的东西。

不过潘家园不同于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北京琉璃厂，那边都是“文玩”，而潘家园的路子就野了，东西也杂。这些东西里面，仿古的“西贝货”占了九成，想在潘家园里淘换点真东西，除了要有火眼金睛明辨真伪的眼力之外，大海捞针般的运气也少不了。

我和胖子名声在外，自不能与那些倒腾假东西的二道贩子相提并论。有些常逛潘家园的老主顾，也不知都是从哪听说的，似乎都知道胡爷和胖爷手里有明器，那是货真价实的——从坑里滤出来的明器，哪怕只是一枚平平无奇的古铜钱，备不住也是摸金校尉从老粽子嘴里抠出来的“压口钱”。

我看有好多人一见了我，开口就问我：“有古墓里盗出来的明器没有？胡爷您尽管开价，只要是真东西，绝不还价。”

我心想有些日子没在潘家园露面，大金牙一出国，肯定是把他的主顾都打发到我这来了，可我手中哪有什么明器！况且经常接触此物也是犯禁的勾当。好在从南海所得“青头”甚多，青头和明器在性质上实际

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一个从土里来，一个从水里来，基本上是山里熊掌和海中海鱼翅的区别。于是我就撺掇买主们，观看青头货色。

现在玩收藏的主儿，都觉得玉石行情看涨，但他们只认带老沁的旧玉，青头古玉虽是沁色深厚，奈何被海水浸泡年久，玉髓为盐卤闭塞，好似裹了一层极重的石灰，就连那些识货的见了也要摇头。

正商讨价钱之际，有旧货市场中相熟的人来告知，说是琉璃厂藏珍堂的乔二爷请我们过去。我觉得这事有些蹊跷，那乔二爷在北京琉璃厂好大的名头，从新中国成立前就经营一间古董店——藏珍堂，多少年来从没走过眼，在他手里过的古物不计其数，便在潘家园也人人知道他是古玩界的“老元良”。我早有心前去拜访，却没有能够接洽引见的门路，想不到他竟然请我们过去叙谈叙谈，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再细问来人，才知道原来乔二爷听说我这有南海古玉，他平素里是个专嗜古物的，在北京青头老玉非常罕见，等闲也难在市面见到，便特意托人通个消息，请我带着古玉到他家中一坐，看看货色如何。

我心想总算有识货的行家了，又有心要去乔二爷家开开眼界，便同胖子匆忙裹了一包行货，径直来到琉璃厂东头的延寿寺街。把着路口头一间两层楼的门面，古香古色，颇为不俗，一看黑底金字的招牌，正是藏珍堂老字号。

跟店里的人说明来意，却没上楼，而是直接被送到离那很远的一幢老筒子楼里，这地方都快到先农坛了。楼内破破烂烂的，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冬煤，还有码成墙般高的大白菜。乔二爷住惯了此地，上了岁数，不愿意挪地方，所以平常生活起居都在此处。

只见那乔二爷都快八十了，头发掉得一根不剩，一副长长的胡须却是雪白，而且俩眼珠子贼亮，显得精神矍铄，老而不朽，见了我们连忙让座。有伙计端上茶来，器具精美，茶香浓郁，不过我和胖子喝惯了大碗茶，不懂品茗之道，加之外边天寒地冻，心中满是寒意，一盏热茶一仰脖就喝了个见底，口中赞道：“好茶！不妨再来一碗，最好换大茶缸子。”

乔二爷抚须微笑：“赶紧让人给胡爷和胖爷上大碗茶。看喝茶的架势，就知道这两位都是不拘小节的爽快之人。”



我笑道：“让二爷见笑了，在潘家园练摊半日，冻得够呛。”几杯茶水喝下去，身体回暖了，这才顾得上打量四周。这老楼的房间中，几乎没一样新东西，老式书柜里摆满了群书古籍，靠外的边缘则都是白玉、水晶、寿山石，佛像、牙雕、鼻烟壶之类的古玩，本就不大的屋里显得满满当当。若在这筒子楼外不知底细的，谁又能想象倒腾一辈子古董明器的乔二爷会住在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

但我和胖子见他甘于平凡，心中也多了几分敬意，双方寒暄了几句。乔二爷似乎知道我们是做摸金校尉的，问了我一些北京城里的风水，让我说说琉璃厂生意气象如何。

我多长了个心眼，虽然乔二爷是京里知名的人物，非是明叔之流可比，但我并不想显露《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精髓，只捡些拜年的话说出来：“北京城水旱两条龙，龙脉形势恰好罩着琉璃厂，正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两条财气在当中，在这地方做生意，怕是要数钱数到手软。”

乔二爷闻言大喜，又要赞叹一番。胖子发财心切，嫌他老头啰唆，忙不迭地取出青头，让乔二爷上眼，看看能给什么价。乔二爷拿出放大镜和老花镜，反复看了半天，又在手中把玩了一回，连道：“好玉，好玉啊！真正都是海底千年的古玉，只可惜未曾盘出老色。胡、王两位老弟，闻你二人身上的味道，就是常与明器打交道的，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就实不相瞒了。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乔某人跟你们也是同行，当年不比现在，手里没真东西，如何能在琉璃厂做古玩生意？所以我知道，似此老玉，也只有海底古迹和山中古墓里才有，世间坊里的绝无这等成色。”

我和胖子一听也吃了一惊，想不到乔二爷说话却是如此通明，原来也是个倒斗的手艺人。他如今住的这幢楼下，就曾有座元大都时留下的古墓，当年乔二爷就是盗掘了此墓，才有本钱在琉璃厂做生意的。他贪图这古墓附近风水好，舍不得离开此地。后来古墓被铲平起了楼，他仍住在这里。请我前来，一是想收青头，二是这楼要拆了，请我给寻个风水位，好把家搬过去。

我说：“您这可是难为我，摸金校尉又不入室行窃打劫，哪里会看阳宅风水，何况既然都是倒斗的手艺人，怎地还会偏信风水之说？”

我劝了一回，让他不可执迷此道，乔二爷却不为所动，指了指脚下的地板：“这个元朝古墓真就是处风水宝穴，当年我从墓道里潜入地宫，见了墓中的情形，险些把下巴惊得掉在地上，到那时才真信世上风水之说，绝非是虚无缥缈的玄谈异论……”他说到这里，用句倒斗行里的暗语告诉我们那夜所见的东西：“这座古墓里……有水没有鱼！”



## 第二章 八臂哪吒

我听乔二爷说这筒子楼下那座古墓里是“有水没有鱼”，也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我素来知道，元时古墓深埋大藏，地面上不封不树，取的是密宗风水，向来最是难寻。在倒斗的暗语中，管古墓中的瓷器称为“水”，元时墓中最多见的一种陪葬明器，便是瓷器。倒斗的手艺人向来将元尸代称为“鱼”，盖因元代墓主尸体入殓下葬，在棺中都要裹层渔网，这也是密宗色目人的习俗，令人大多难以理解。

若说“有水没有鱼”，那就是说墓里边只有古瓷器，而没有古尸，难道是个衣冠冢？我和胖子对倒斗之事格外感兴趣，好奇心起，就请乔二爷道出详情，最好多说说那些“水”都怎样了，值得哪般行市。

原来乔二爷早年间凭倒斗发了横财，至今已金盆洗手多年，专做些古玩字画的生意。他和大金牙祖上的出身差不多，是不入流的民间散盗，懂得些观泥痕、辨土色的本领，味觉和嗅觉天生机敏，一生不碰烟酒，向同行说起当年倒斗的事来，依旧眉飞色舞，神色间以老元良自居，显得颇为得意。

如今北京城的格局，是源于七百年前的元代大都城，由数术奇人刘秉忠设计。据说城址地下藏有孽龙水怪，所以城池建造成八臂哪吒的形状，镇龙压怪，以保王气平安。城池的格局中，隐藏着三头六臂和两只脚，另外五脏六腑一应俱全，这也是一种复杂的风水布局，背阴处理了许多王公贵族。

乔二爷祖上在钦天监听差，后来又被抽调去编撰《四库全书》，久而久之就学全了“阴阳五要”，对阴阳风水、天星相法颇有心得。传到乔二爷这辈，乔二爷借着自已粗通些风水之道，又兼能观泥痕、辨草色，接连挖了几处古墓。挖到这元代古墓的时候，封土一破，墓中有束黑气冲天，候了两天待到黑雾消散，才敢入内，到地宫门前，发现门上嵌满了红宝石。

乔二爷大喜之余用手去抠，红宝石却都碎成齏粉，红色的粉尘若即若离，再仔细辨认才知道是数百年前的朱砂。元代古墓中常有朱砂，并不奇怪，但不免令他大失所望。破门而入，墓室中铁绳悬棺——把棺椁用大铁环吊在半空，这是为了防止有雨水或地下水渗进来浸泡了棺木。

但那墓室里并未积水，摆着好多完整的瓷瓶瓷罐，一应人间家什，竟然全是古青花瓷，瓷绘的都是修仙炼丹、紫气东来之事。乔二爷受家族影响，对这些玄而又玄的事情，有种难以名状的情结，十分信服。但信归信，倒斗的事也不能罢了，升棺发材，揭开大顶，只见棺内只有层层殓服，紫袍金带无不如新，可袍服衣冠中空空如也，连死人的指甲头发也没有半丝一毫。

他做倒斗的勾当已久，自然知道“衣冠冢”“虚墓”是怎么回事，可凭经验判断，这座古墓绝不是没有墓主的空坟，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这是个风水宝穴，墓主下葬后不久，未等腐烂变枯，就仙化飞升了。

后来又打听到附近以前有座明朝的古庙。建庙的时候，从地下掘出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葬此化，居此吉。”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理在地下的。乔二爷迷信风水之说，从那以后他就想方设法住在这周围，一辈子不愿离开，甚至希望百年之后能埋骨在此，也托个仙解的造化，得成大道。

还别说，自打住在这附近之后，生意一向兴隆，改朝换代也没耽误发财，加上这破楼太不起眼，“文革”时红卫兵抄家都从这绕着走，所以他就更深信不疑了。如今这地方要拆了盖公园，不是人力所能扭转，这才请我来帮他瞧瞧在“八臂哪吒”中，是否还有什么风水好的地方，可以搬过去居住。

我听明白之后，心中暗笑乔二爷不过如此。如今四九城玩古董的谁不知他的名头，可他虽在古物鉴赏估价方面有过人之处，但对“青乌风水”

和“阴阳五行”之道还远远没摸着门道。这老头虽然也做过倒斗的勾当，但他这两把刷子，又如何能和发掘过巨冢山陵的“摸金校尉”相比？元代古墓历来极难寻找，就连《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都不曾过多提及。按说元墓非比秦汉之时那般年代遥远，尸体就算腐烂消散，但在一副好棺木中也不至于消解得如此彻底，不留半分痕迹，他盗的这座古墓里为什么没有尸骨残骸，恐怕并非与仙解有关。现在古墓早已平了许多年了，无凭无据，我也没办法捕风捉影地推测。

但我还指望乔二爷出高价将青头收去，也不好说破，只是顺着他意敷衍了几句，赶紧将话头绕回生意上。乔二爷在风水上是个棒槌，可论及古玩金石之道，却十足是个行家，而且做过许多大买卖，这次有心结交我们，便把盘玉诀窍讲了出来。

凡是明器青头里面的玉石，多遭泥土海水侵蚀，带有各种沁色，收存后要使“盘功”使之恢复本性。古玉器温润纯厚，晶莹光洁，尤其是各种沁色之妙，恰似浮云遮日，如同舞鹤游天，富有无穷无尽的奇趣异致，令人赏心悦目。

但古玉沁色不加盘功，则将隐而不彰，玉理之色深藏不见，玉性同顽石。自古盘玉分三等：“急盘”“缓盘”“意盘”。“急盘”须配于容颜秀美之女性身边，以人气养之。待到数月后玉质变硬，用柔软的旧布擦拭，等到玉性复苏，再用新布反复擦拭，一定要用白粗布，带有颜色的布绝不可用，愈是摩擦玉石愈热，不宜间断，经过几昼夜，水土燥性自然减少，受沁处与玉色自然凝结，色愈敛而愈艳，古玉活色生香的价值就全显露出来了。

但古玉入水土年代过久，地气海气深入玉骨，没有六七十年的水磨工夫，都不易盘出。对倒斗盗墓之人来说，秦汉之玉为旧玉，定是夏、商、周三代之玉，才称得上是古玉，不常年佩戴身边把玩摩挲，玉髓中的精光绝难显露，这就是古玉的“缓盘”之说。

“意盘”的说法，就有点神乎其神了，这办法有点玄，好多人不能理解，实际上归根到底八个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精室之中，焚香闭关，与俗世隔绝往来，以气质性情盘化玉沁，数月之内，古玉自然复



原，是门面壁坐禅的功夫，实际上可能是用“人油人膏”之类的私药煨玉。懂这门手艺的人十分鲜有，乔二爷却最是拿手，那是他压箱底的绝活，所以才敢开出高价，收存这些好似石灰顽石的青头老玉，一经转手，他就获几倍的暴利——毕竟是个老生意精，赔本的买卖也是不肯做的。

我和胖子心急出手，而且若依大金牙的办法找群大姑娘来盘玉，未免太过麻烦，而且也等不耐烦耗上三五年水磨工夫，见价钱合理，就一发让给了乔二爷。

当天乔二爷留我和胖子吃了顿饭，又拿出本讲风水的《郭子宓地眼图事》，此书是江西形势宗风水要诀，出自宋代，编写于明永乐年间，恰好有京中《八臂哪吒图》。乔二爷让我给他指点指点北京城里“八臂哪吒”的格局，以便将来寻个上好的住处。可那元时古迹，早已几经变迁，又怎么可能留到现在？我只好胡乱指了几处，捏造些唬人的言词，把个乔二爷给唬得一愣一愣的。

可我发现这本《郭子宓地眼图事》怎么恁地眼熟，好像在哪见过。猛然想起当年在陕西石碑店初遇陈瞎子，他当时曾想将这本书兜售给我，结果被我识破是仿古的假货，好像正是现在乔二爷手里的这本，忙问他这书从何而来。

乔二爷说是前些时日在天津谈了笔生意，收了轴古画，听闻中山公园里有个算命的瞎子断命断得极准，有“神数”之称，乔二爷最是迷信，马上就前去拜访。结果不虚此行，原来那老先生不仅通晓命数，什么求签问卜、望天打卦、摸骨测字……就没有他不精通的，句句都是指人迷津的金玉良言。

乔二爷鼻子好使，闻出那算命先生身上土腥味很足。那算命先生自称双眼未盲之时，也常给人看风水相阴宅，所以身上有土味，却并非是倒斗的，如今眼睛瞎了，没办法再看风水辨阴阳了，只是有本家传的《郭子宓地眼图事》，于是跟乔二爷做了笔交易，用这本失传多年的风水古卷，换去了乔二爷刚在天津收来的古画。

我听到此处，心下雪亮，陈瞎子原来在北京待不下去，竟躲到天津去了，倒教我一场好找，到今天总算有了些眉目。别看乔二爷在古玩行